

佛
缘
从
书

娑罗馆清言

【明】屠隆 / 著
吴言生 / 译注



陕西旅游出版社



902370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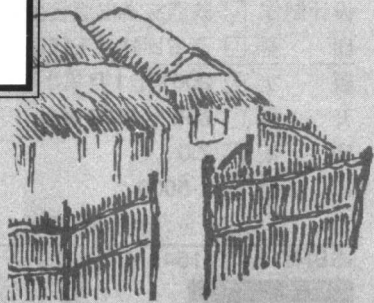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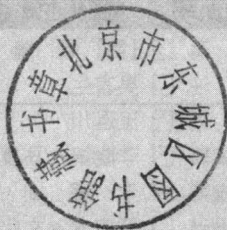
娑
罗
馆
清
言

【清】

王永彬
吴言生

原著
吴言生注

第S10号第(期)



(陕)新登字012号

佛缘丛书

娑罗馆清言 (图文本)

原 著 [明] 屠 隆

译 注 吴言生

策 划 王巨川

责任编辑 李晓娟 马凌云

图片统筹 李 娜 邹 迪

封面设计 西安龙源文化传播公司

出版发行 陕西旅游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设计制作 陕西旅游出版社金苹果平面设计工作室

印 刷 西安四站蓝天印刷厂

版 次 2001年1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0

印 数 1-5000

定 价 (全六册) 96.00 元 本册:12.00 元

ISBN7-5418-1545-4/I·279

回归生命的源头

佛缘丛书

序

浮躁、不安、忧郁、迷惘，是现代人的现代病。

在钢筋混凝土浇筑的房子里，他们被切断了与自然母亲的融洽联系；在犬牙参互牢不可破的人际关系网里，他们被剥夺了彼此坦诚相见的勇气；在崇慕浮华、人情冷暖织成的生存环境里，他们不得不戴上一副假面具违心地生活……

这就是现代人，二十世纪末的现代人。

失去本来真面目，幻来新就臭皮囊。现代人的痛苦，根源于对五光十色的物质世界的追求，而失去了人性的清纯无邪，假作真时真亦假。他们在物欲的大潮中头出头没，绞尽脑汁搜索枯肠地追逐着虚幻的假相。而那来自心灵深处的呼唤，却被淹没在尘世的喧嚣之中，被遮蔽在掀天揭地的万丈红尘之后……

然而，不论在什么时候，本心的呼

SBS66/04

唤从不停止。虽然人们在狂躁烦热之时听不到它的声音，但每当夜气清明之际，它就会回响在每个人的脑际。

当一点悟心从生命的源头圣洁地绽放的时候，人才知道他所苦苦钻营的，是多么的虚幻不实、猥琐秽浊！顾影自惭之余，他们不禁悲叹于生命的苍白、萎缩，而扪心自问：

人，到底能不能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

答案是：能！这种变腐朽为神奇，化尘境为诗境的艺术，就是紫色菩提，亦即禅学的态度。

二

对于先知先觉者来说，禅是一种切切实实的生命的境界；而对于沉迷物欲的现代人来说，禅则是一个美丽的梦想，一个扬弃物欲拨落尘劳才能升华到的境界。禅热忱而执著地相信，人人都是初婴，人人都是赤子，人人都从天真纯洁的儿童长大。小时候，没有心机，没有权术，没有染著束缚。而当人慢慢长大，便渐渐陷入了痴迷魔障。声色犬马迷惑人，贪嗔逸乐污染人，名枷利锁束缚人，善良的天性慢慢消失，人慢慢学会了勾心斗角、欺瞒暴戾，终于陷身烦恼深坑，逃不出利欲火毒，再也寻不回清纯的心情，得不到自在的生活了！通过火中生莲花、烦恼即菩提的体证，圣洁的悟之花灿然绽放：我越是一一攀爬天下山水，越知道五光十色的尘世没有生命的真谛，找不到恒久平安幸福的出路。我若把生命寄托在尘世里，以财色名利为出路，我就永远见不到您——清明的生命境界了！一切疲劳，一切忧苦，一切七情六欲，都是风前烛光；我自有一切淡泊，一

切宁静，一切洒脱！

禅的这份淡泊、宁静、洒脱，我们完全可以在《佛缘丛书》里感受得到。这套《佛缘丛书》，正是一副供躁热的现代人服用的清凉散。因此，在体裁上，以清言为主。清言，又称清语、冰言、隽语等等。所谓“清”，即是与混浊的尘世相比而言的清明美好的境界。

清言这种体裁，在唐宋以前以《世说新语》为代表，但却如凤毛麟角。它的大量涌现是在唐宋以后，这主要是受了禅宗语录的影响。中唐以后记载高僧谈话的禅宗语录大为盛行，到宋代出现了摹拟它的儒家学者的语录，如《朱子语类》等等。只是这类语录多注重道德训诫，能供作文学鉴赏的不多。到了明代，特别是明代末期，由于道德桎梏有所松弛，文人们可以自由大胆地表露性灵，文坛上涌现了一批极具个性、创造欲望极为强盛的才子，性情的解放达到了最高潮，从而出现了《幽梦影》等浩如烟海的清言类著作。只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对明清时代的清言，在中国普遍为现代人所知的，只限于《菜根谭》而已。然而，菜根谭只是冰山一角，在冰山的下面，才是它更大的富有内涵的主体。而且，不论从语言的清美还是从思想的警拔上，它们与《菜根谭》相比，都毫不逊色——

明末文学家陈继儒名重当世，不但写了《小窗幽纪》，而且还写了《岩栖幽事》、《安得长者言》、《模世语》、《太平清话》、《狂夫之言》等一批清言类著作，而倍受称誉：“热闹中下一冷语，冷淡中下一热语，人都受其炉锤而不觉。”（沈德先《安得长者言跋》）“唤醒人心而脍炙人口者，已久且多。”（清人石成金评《模世语》）明末文人吴从先与陈继儒交往甚笃，所著《小

窗自纪》，书名即是受了《小窗幽纪》的启发，《小窗幽纪》中也屡屡称引、阐发陈继儒的观点。同样，《幽梦影》的著者张潮对陈继儒也是心仪神往，表露出了无限仰慕之情……

至于张潮本人，著成《幽梦影》后，更是风靡一时，激发起了百十位学者共同欣赏、评点的热情，受到欢迎的程度，大大超过了《菜根谭》。林语堂先生在《张潮的警句》中说：

大自然整个渗入我们的生命里。大自然有的是声音、颜色、形状、情趣和氛围。人类以感觉的艺术家的资格，开始选择大自然的适当情趣，使它们和自己协调起来，这是中国一切诗或散文的作家的态度，可是我觉得这方面的最佳表现乃是张潮在《幽梦影》一书里的警句。这是一部文艺的格言集，这一类的集子在中国很多，可是没有一部可和张潮自己所写的比拟……他有一些论人生的警句非常之妙，而且是整部格言集中的主要部分。

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的那样，《幽梦影》是一部“文艺”的格言集，但更是一部“人生”的格言集，而且是对大自然审美情趣的“最佳表现”，处处透露着禅的情趣。难怪在《幽梦影》的评论者中，就有好几位是和尚。而石宠在《幽梦影序》中也说：“金绳觉路，弘开入梦之毫；宝筏迷津，直渡广长之舌。”

佛缘丛书收入的另一位明代文学家屠隆的《娑罗馆清言》，也是一部禅学珍言集。它是在作者“跏趺出定，意兴偶到”（《自序》）之际创作而成的“积思玄通，孤情直上”之作（章载道《清言叙》）。对此，作者在《自序》中也不无自负之情：“余之为清言，能使愁人立喜，热夫就凉，若披惠风，若饮甘露……”

这类作品的共同特点，是透露着佛教的精神，禅学的态度。在小至寸草寸木，大至宇宙人生的万事万物上，都显示出作者的妙悟慧解。虽然尘世溷扰喧嚣，但只要涵养成一种宽容的精神、不染的心境、随缘的态度、潇洒的情怀，我们就照样能够在紫色红尘中，证悟到永恒的菩提智慧，从而回光返照，彻见纯明的本心，见到本来的佛性，如同初婴赤子一样，诗意地栖居在这个大地上，翱翔在纤尘不染的生命的晴空。

当现代人对生存状况、世态人情的无聊无奈感到厌倦，苦于受到嚣嚷的都市文明的污染时，心灵必然要找一方净土。如果每天在忙忙碌碌之余，静静地玩味这些清言，就一定会不知不觉地进入幽邃宁静的禅境，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日日是好日，步步起清风，与佛禅结下不解之缘。

三

说到与佛禅的缘分，笔者不由得回想起自己的一段经历。

作为一名中国古代文化研究者，我与佛结缘是从一九九零年开始的。那时受北京的一个朋友之约，撰写《宋诗百科大辞典》中的《宋诗宗教》部分。当时我对佛教还比较陌生，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翻阅《四部丛刊》中的宋人诗文集，作了无数的卡片笔记，写成了十余万字的稿子，算是对佛教有个初步了解。然后又为《中国禅诗鉴赏辞典》撰写了几十篇文章，对禅宗也有了个基本印象。这时，一件始料不及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在写作过程中，我对禅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在这之前我读唐诗宋词，为那份纯挚的感情所打动，并由

此变化气质，有时显得非常执著。但情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巨大反差，使我从唐宋诗词的理想国中醒悟了过来，我意外而惊喜地发现，在执著痴迷的情感世界之外，还有一个超越灵动的悟性世界，这便是佛禅的世界。

于是我顿生皈依心，一发而不可收。到了九二年，出版了《禅门妙语》、《禅门公案》、《禅的梦》等书。这些书出版后，远在上海、海南、新疆、黑龙江，近在西安，我都有不少热心的读者。虽然年龄不同，经历各别，但对佛的皈依之心则是相同的。

由此我感到深深的欣慰。佛法在世間，禅门道不孤。

后来由于我的《禅门公案》在台湾圆神出版社再版等缘故，一九九五我结识了台湾著名禅宗学者、散文家吉广舆博士。奉广舆先生雅嘱，约我为《佛教百名高僧全集》撰写《临济大师传》、《圆悟克勤禅师传》二书，并在大陆为这套丛书组编稿件。数月后，广舆先生携太太来西安，我与他虽从未谋面，但见面时却觉得在哪儿见过似的！而吉先生的第一句话竟也是“这世界真是太小了！”……

这段殊胜的法缘，使我沐浴在佛光之中。

茶味禅味，茶禅一味。九六年九月，与日本佛教访华代表团的朋友在一起时，日本立教大学文学部的横山绫一教授，是研究《瑜伽师地论》的专家，对禅宗特别感兴趣，多次向中方学者提出悟禅的感受性问题。我说：“即然横山先生对禅悟情有独钟，我就把日本禅师说过的八个字送给横山先生——眼横鼻直，柳绿花红！”

宋代惠洪在赠韩子苍的诗中说：“脱体现前无躲避，鼻头向下少人知。”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没有任何隐瞒地把它们的面目

充分地显现在我们面前，可是有几人能体会出这摆在眼前的事实？缘此，日本的道无禅师在中国学禅回国后，和人谈起十年来的心得时说：“这段时间使我领悟到了一个最深刻的道理：眼横鼻直——眼睛是横着长，鼻子是竖着长的。”众人闻之，莫不捧腹大笑。但随即，他们的笑容僵在脸上，因为在那一阵笑声过去之后，他们才发现那笑声竟是如此的空洞！

对“眼横鼻直”这一事实，倘不经历一段勤苦的修行，是不会有真切感受，无法体验其庄严一面的。

至于“柳绿花红”，则是日本茶道鼻祖珠光的感悟。

珠光曾是京都紫野大德寺一休和尚的门下。他因为经常打瞌睡的习惯。有一天，一休禅师问他：“要以怎样的心境来喝茶？”珠光回答：“为健康而喝茶。”一休又问：“有个和尚问赵州什么是佛法的大意时，赵州回答：‘吃茶去’。你是怎么看的？”珠光默然。一休叫侍立一旁的和尚给珠光端上一杯茶。珠光接茶在手，一休大叫一声，一掌将珠光手中的茶杯劈倒。珠光一动也不动，只对一休行了个礼，就站起来辞行，走到门口时，一休突喊：“珠光！”“是！”“刚才我问你吃茶的心得，现在，我们撇开喝茶的心得不谈，只喝茶怎么样？”珠光平静地回答：

“柳绿花红。”

一休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从此，珠光改变了喝茶的心境。喝茶并不是为了健康或嗜好，更不是为了考察茶道的方法，而是已加上了禅悟的心境。在一杯清茶中，包含着人生的全部体验。

我平时喜好的也是喝茶，喝清茶，喝故乡安徽的清茶。这多是得益于安徽师范大学余恕诚教授的厚爱。恕诚师是国内外

学术界公认的研究李商隐的巨擘，治学极其严谨（先生与刘学锴教授合著的《李商隐诗歌集解》分别在中华书局和台湾宏叶文化公司出版，学术界公认为代表李商隐研究的最高成果），为了却随和亲切。先生的最大特点是从来没有面具，以平常心与人坦荡相处，以本来面目与人坦诚相见。恕诚师与学锴师几十年的学术合作，都是在极愉快的气氛中进行，被学界誉为典范，传为美谈。他知道我喜欢品茗的嗜好，就时时寄惠清茶，使我这个异乡游子，时时感受着故乡的气息，感受到在赭山镜水求学时那如坐春风的烟云往事……不独如此，恕诚师奖掖后学的襟怀亦堪称光风霁月。恕诚师研究义山诗，忽然有一天赐函与我商榷义山诗与佛学的关系问题。在擅写爱情诗见长的义山诗中读出佛心禅韵来，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令我好不感动！我便撰写了一篇心得《论李商隐诗歌的佛学意趣》，恕诚师读了后，勉励之余，又将我的心得推荐给《文学遗产》主编陶文鹏先生，陶大德不弃芹陋，予以发表，使更多的人了解到义山诗的佛学意趣，也使我弥加珍惜与恕诚师、文鹏师的这段学术缘、学佛缘。今年是恕诚师六十华诞，这套《佛缘丛书》，也算是献给他的一份特殊礼物。

世界无穷愿无尽，心香一瓣礼空王。我与佛学的缘分日益加深：九七年炎夏，我先后朝礼了清凉五台和终南五台。在终南山千峰万壑献眼底，举手可扪满天星的大茅蓬，与宝珠禅师缔为方外之友；九七桂子飘香之时，佛光山文化院院长依空法师飞抵长安，《顿悟人生》咏絮女，《人间巧喻》发潮音，以莲花妙舌谈起她“无常擦身而过”的生命体验，使我油然而生起“人命在呼吸间”的危机感和使命感；九八年爽夏，台湾禅学名家

吉广舆博士飞抵长安，我们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畅谈在两岸如何通过各自的学术专著，推动禅诗研究突破性进展的构想；九八年金秋，台湾佛学界独行侠高仰崇先生飞抵长安，豪华落尽见真淳，一语天然万古新，谈起了他正在把《中国佛学》办成权威性刊物的经历，激发起我布发掩泥献学术的热忱；迄今为止，我为佛光出版社《中国佛教高僧全集》组编的五十余部书稿，在大陆五十多位教授、博士、博士后、作家的鼎力支持下，全部如期完成，喜结佛缘。为写好《禅诗研究》，感悟佛法氛围，我拨落尘缘；栖心禅悦，慈恩寺、卧龙寺、青龙寺、兴善寺、香积寺、草堂寺、大茅蓬的大殿、禅堂、藏经阁都印下了我跏趺禅坐的身影……人有善愿，佛必佑之。随着一个纯真可爱的小生命呱呱坠地，我与吾儿大林相约九八，这灿烂的相逢相聚，使我深切体验到老子“夏归于婴儿”的哲学意韵，为我的禅学生涯烙上了无垠的亮丽！

佛缘遍布三千界，禅趣圆融五大洲。人生在世，贵在有缘。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不但与别人相处是这样，与真纯的自我相会也同样如此。只要我们沉淀人性中的杂质，就可以回归生命的源头，与真纯的自我相会。而我经历的种种殊胜因缘，使我时时感受到浓郁的法喜，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要使更多的人领会禅悟境界，广结佛缘，便披沙拣金，编著出这套《佛缘丛书》。正如丛书的名字所提示的，这套丛书的取舍标准是：与佛有缘，一概都是真性情，真文字，真面孔。关于它的内容，且让心灵的还给心灵，请读者诸君自己去品味，这里不再赘言。

佛缘丛书注重现代人的感受性，注重文学性、情感性。为

了适应现代生活的快节奏，笔者选取的都是直抒性灵、即兴点染的短篇文字。形式上，它们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对句（联语、对话、偶语、韵语），不但读起来琅琅上口，而且易于讽咏、记诵。行云流水，尽会般若智慧；巧譬妙喻，道破尘缘万象。作为前贤感悟人生的成果，这些作品把人生的要义、处世的妙谛，在只言片语中阐发无遗。“冷语、隽语、韵语，即片语亦重九鼎。”（吴从先《小窗自纪》）也许书里的某一句话，会从此改变你的一生。

四

本丛书的整理，包括校勘、注释、译文几个方面。

校勘方面：对每一种作品的几种版本相互参校，择善而从，不出校记；对相重的篇目，注明亦见某书，不作繁琐考论；

注释方面：对必要的典故、词语加以注释。有关佛学义理的注释，主要参考了笔者的相关禅学著作；

译文方面：为便于读者理解，在每一则原文上都新加了标题；考虑到原文多是对句，译文也基本采取了大体整齐的句式。用意译直译相结合的方式，尽量兼顾严谨与灵活两个方面。

我近年来出版的各种禅学著作，一直得到热心读者的关注。能发一问，正一字者，即是吾师。我欣慰有很多这样的老师。《佛缘丛书》问世后，尹今明等先生曾多次赐函与我商榷一些问题，惠我良多，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禅不可说，清言不可译。但禅不可说，仍然有人在扯葛藤；清言不可翻译，笔者仍然要加以翻译，因为只有通过翻译，它

们才能最为广泛地被有缘人所领受。我衷心祈望颖慧神悟的读者，能够得鱼忘筌，见月忘指。

值此丛书出版之际，我还要感谢我的导师——国务院学部委员霍松林教授。霍先生是当代古典文学研究界的泰斗，一直给予我诸多指点。1984年，我以弱冠之年从先生治中国古典文学。那年一起入学的有十位同学，毕业时松林师泼墨挥毫，题赠绝句，有“十全十美古犹稀，万里前程各奋蹄”之句。当年受学之人，如今都在各自的领域扬鞭奋蹄，有的成为科研教学的骨干，有的成为其他领域的佼佼者。回顾我自己走过的路，亦颇感欣慰：多年来我一直默默耕耘砚田，寂寞溪头点勘春，自得其乐。87年硕士毕业时，奉先生雅嘱，我曾尽一年之力，完成煌煌巨制《万首唐人绝句校注集评》中二百万字的撰写任务；前些年又与先生有了新缘分，合著了《苏轼黄庭坚诗词评注》。在对古典文学与禅学的研究中，我发现，要理解中国文化，就不能不了解禅宗。唐宋以后卓有建树的中国文人，都深受禅的濡染，并将之化为性情，形诸作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必须上好禅学这一课！因此，我决心再上层楼，对禅与文学作更加透邃的体验、感悟与研究。读博三年，对我的禅学研究起了一个极大的促进，并以博士论文《禅诗研究》初结硕果。

在这里，我还要感谢海内外一些学术刊物的主编们，他们得知我撰写博士论文《禅诗研究》后，都大力支持，使《禅诗研究》里的两大系列论文——佛教经典对禅思禅诗影响的论文，如《楞伽妙谤印禅心》、《楞严三昧印禅心》、《金刚般若印禅心》、《维摩不二印禅心》；禅宗五家七宗诗歌专题研究的论文，如《临济宗禅诗研究》、《曹洞宗禅诗研究》、《沩仰宗禅诗研究》、《云

《禅宗禅诗研究》、《法眼宗禅诗研究》——得以发表求正。特别是高仰崇先生，从台北来电，详细地询问了我论文的构想、进展状况，并决定在《中国佛学》上作为佛学研究的最新学术动向予以披露，其情之殷，其望之重，令人感动。我自当全力以赴地写好这部著作，以迥向学术界的殷殷厚望。我相信，这部理性与悟性并重、禅心与诗韵兼美的《禅诗研究》的面世，必将为后现代禅诗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为研究禅宗思想史、中国诗歌史拓一片新天地。在各种殊胜缘分的感召下，我还将陆续完成以禅学视角观照中国文化的系列专著《禅解丛书》——《论语禅解》、《庄子禅解》、《全唐诗禅解》、《全宋诗禅解》、《全宋词禅解》、《明清小品禅解》，以及《禅宗美学》、《中国禅文学史》、《禅语阐释大辞典》等等，化生命为一瓣心香，普敬天下有缘人。

佛缘本是前生定，一笑相逢是故人。我愿以此书，与君长相伴。当你翻开这一卷卷书页的时候，我已经看见你清纯闪亮的眸子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回归于我们的白云之性，明月之性，高山流水之性，回归于纤尘不染的生命源头吧！

吴言生

于陕西师大文学研究所

目 录

娑罗馆清言 卷上

- 功名一枕黄粱 佳人一堆白骨 1
- 无烦恼人间神仙 适性情山林宰相 2
- 才能无差异 命运有不同 3
- 风晨月夕清禅心 烟岛云林引雅兴 4
- 杜门息交游 对酒全天性 5
- 追名逐利太辛苦 养性静心何自适 6
- 好香苦茗可谈禅 暖日和风听说鬼 7
- 老去万缘都尽 春来一事关心 7
- 月夜想前贤 神明如洗涤 8
- 甜苦备尝好丢手 生死事大急回头 9
- 无物能坚牢 有形皆朽坏 10
- 坐禅应明心 谈经贵见性 11
- 草色花香赏有趣 桃开梅谢悟无常 12
- 方寸即是莲界 大地尽作蒲团 13
- 人缘须排遣 我相应圆融 14
- 牵缠俗缘溺爱河 唯有佛陀拯救之 15
- 秃须黄面其貌不扬 道气文心风流自许 17

事理原有顿渐 升坠分于情想	18
招客留宾尘世缘 浇花种树成道障①	19
少年意气豪 老来禅心静	20
造物不得牢笼 君相安能陶铸	21
人生贵知足 淡泊即超凡	22
住傍野鸟称山居 席有僧人添幽趣	23
幽居清境 实慰我心	24
蔬菜野味 美于佳肴	24
竹风一阵心骨冷 梅月半弯体气仙	25
山河是天眼 世界即法身	26
销有以入空 从空以出有	27
菜根宜隐者 陋室称幽人	28
土葬木葬无分别 火葬水葬一任地	29
问妇索新酒 呼童烹好茶	30
遭际胜前贤 此心聊自慰	31
樽中有酒即长乐 岂管明朝米有无	32
夜来徒多烦恼 晓起依旧贫穷	33
美色如霞转瞬空 弦歌如水弹指灭①	34
诗堪适性莫争名 酒可怡情勿骂座	35
疾风过耳耳不留 微云点空空自洁	36
学道历千魔而莫退 遇辱坚百忍以自持	37
王勃恃才 李白薄福	38
应酬虽繁忙 不与权贵近	39
外影何如内照 世谣原是家珍	40
吐语伤于过绮 为德不可太损	41
人生于五行 亦死于五行	42